

# 12年，一位摄影师与23位「慰安妇」

编者按

8月14日是第五个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，首部反映中国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上映，影片用客观的镜头，将历史的碎片打捞起来，以现实的视角，单纯纪录这群幸存老人的生活状态，引发关注。在海南，同样有一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记录者，12年，他用相机记录下23位老人的生活，无声地诉说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。

文汇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冀冀



「慰安妇」工作照  
黄一鸣采访拍摄



黄有良，女，1929年出生，2017年8月12日离世。(2005年摄于陵水)



符美菊，1925年生，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。2017年3月8日去世。(2014年摄于澄迈)



王玉开(右)生于1920年，1941年嫁到临高皇桐村。2013年12月31日，她走完了坎坷的一生。



朴来顺，1915年出生，韩国庆尚南道人。1994年在保亭病故。图为朴来顺26岁在海口拍的纪念照。



黄伍仲，保亭人，黎族，1926年生。2005年去世。(资料图片)



蔡爱花，汉族，1926年生，澄迈中兴镇东岭村人。2011年去世。(2005年摄于澄迈)



陈金玉，生于1925年，保亭南茂农场北岭下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保亭)

8月14日，第五个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。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幸存者、海南陵水阿婆黄有良入土为安的日子。

早晨9点，长期拍摄记录海南“慰安妇”的57岁摄影人黄一鸣捶了捶有些酸胀的腰部，又看了看手中的相机，还是决定去陵水送黄阿婆最后一程。

12年了，尽管有许多海南“慰安妇”阿婆们陆续去世，但她们的名字永远活在黄一鸣的镜头中。

## 他把镜头对准「慰安妇」

时间的指针倒回到12年前。2005年5月的某日午后，时任中国日报社站长的黄一鸣正在办公室小寐，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闪过：海南“慰安妇”题材可以做！可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小专题报道。

由于之前看过一家报纸对于“慰安妇”的报道，黄一鸣按图索骥，来到了陵水祖关镇孝村的黎族阿婆陈亚扁家里。

“慰安妇”这三个字的敏感，让黄一鸣很是忐忑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只是像晚辈看望长辈一样，跟陈亚扁聊家常，不敢也不忍提其他。

或许是阿婆已经对外公开了“慰安妇”的身份，当黄一鸣再次造访时，陈亚扁说出了自己已被日军强征为“慰安妇”的往事：“说说停停，说到难过的时候就流泪。”

耄耋之年的阿婆，泪水在布满沟壑的面庞上无声流淌，也在黄一鸣的心上流淌，而阿婆只字片言的叙述，道不完的是侵华日军在海南岛犯下的滔天罪行。

最初，黄一鸣只是想完成一个专题，拍完照片在报纸上发表，就意味着任务完结。可是，渐渐老去的阿婆，她们不堪回首的往事，那段被日军蹂躏践踏的屈辱历史，这一切串联起来，让黄一鸣觉得，对海南岛境内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“慰安妇”的寻访，这才只是开了个头。

不过，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拍，就是12年。

## 寻访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

“大部分都是阿婆自己说，谁谁谁跟我一起被日本人抓过，现在可能在哪个地方。”黄一鸣回忆说，2005年，他在采访符桂英阿婆时候，打听和她同时被日军抓到碉堡里一个女孩，叫符玉开，几个月后被强奸被蹂躏。巧合的是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，就有一个阿婆不停在符桂英阿婆家进进出出，不时看着黄一鸣欲言又止，可是后来却什么也不肯说。“这位阿婆就是符玉开，不过我后来没等到机会去拍她，她就去世了。”

黄一鸣告诉记者，最让阿婆们难以释怀的，就是乡邻们的闲言碎语和家人的反对，“比如我去探访时，她说要把经历告诉我，但

是我到了她家以后，可能由于家人反对，临时打消了念头。”甚至有一次，黄一鸣刚刚来到一个阿婆的家里，还没开始聊天，就遭到了阿婆女儿的驱赶。

除了“慰安妇”家人的阻力外，拍摄敏感话题素材，也受到了业界同仁的质疑。

“拍这个能发表么？不能挣钱还倒贴，趁早拉倒吧。”同行的各种声音，反而让黄一鸣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：摄影作品的价值，并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作品的价值才会慢慢显露出来。“说不定有一天，就对‘慰安妇’阿婆打官司有用了呢，哪怕有一张有用，也值了。”

在拍摄记录“慰安妇”幸存者的过程中，黄一鸣也有自己的顾虑，经常有“慰安妇”幸存者家人会说：你报道以后，官司没有打赢，还让老人被周围人说闲话。

黄一鸣内心纠结过，可是最后依然坚持地走了下去。“要让年轻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侵华日军在海南的罪行是不能被饶恕的。如果不做，时间久了，记忆会淡化。我要通过我的努力，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

从2005年到2006年，一年多时间里，黄一鸣走访了陵水、保亭、琼海、澄迈、临高等十多个市县，行程约4000多公里，陆陆续续找寻和拜访了23位海南“慰安妇”幸存者，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## 她们的善良和坚强

在黄一鸣心里，第一次把“侵略”和“杀戮”这些字眼具像化，并不是因“慰安妇”而起。他的爷爷，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奶奶曾无数次提起这段往事。

同样是受害者，这无疑拉近了黄一鸣与海南“慰安妇”的心，更坚定了他找寻“慰安妇”的想法。“她们跟我奶奶年龄差不多，有的甚至长相也很像，我把她们当自己的奶奶一样。”

“儿子啊，你又来了，你要再不来，就见不到阿婆了。”陈亚扁阿婆每次见到黄一鸣，总会唤他儿子，接着亲切地跟他聊家常，“比如母鸡又生了几个蛋，小鸡是吃稻谷还是吃小米。”一如家人一般。

黄一鸣很少主动提起阿婆的伤心往事，对她们过去的了解多半是聊天时不经意间提及，将阿婆们的记忆片段慢慢拼凑成了完整的故事。“我有一次去看望卓天妹阿婆，正是收稻谷的时候，她说她当时被抓时也是收稻谷的季节，就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”

作为摄影记者，黄一鸣每一次看望“慰安妇”阿婆时，都会带着照相机，但并不是每次都派得上用场，“熟悉了之后，我提出拍摄的想法，如果老人同意，我再到车上拿相机。”

除了阿婆的脸部特写外，黄一鸣照片中

记录的，更多的是阿婆的日常生活——她们闲不住的状态，这也是最打动黄一鸣的。“她们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，到了晚年，还在尽自己的能力勤劳地生活。”

每次见到阿婆们，她们都在干活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：黄有良阿婆在山里放牛，林亚金阿婆在农田里赶鸟……很多阿婆都是自己挑水、自己煮饭。

“这就是她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，虽然早年的遭遇带给她们身体上很多病痛，但是她们不抱怨，依旧平和乐观的活着，生活着。”

## 那些故事不会画上句号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当年黄一鸣拍摄的“慰安妇”阿婆，如今仅有4位幸存于世。

4名“慰安妇”阿婆总有一天也会离我们而去，黄一鸣的“慰安妇”专题会不会随着她们生命的逝去而终结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黄一鸣摇了摇头，他说，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把所有影像资料整理齐备，随时准备提供给国家，或者捐给需要的纪念馆，作为档案留存。

“如果我的身体情况允许，我还会做‘慰安妇’遗址的考察探访拍摄，这个之前也没有人做过。”黄一鸣眼神里闪着光亮，“能为她们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”



李美金，汉族，1927年生，澄迈和岭农场茅园村人。(2014年摄于澄迈)



陈林村(左二)，黎族，生于1926年，保亭加茂茂立村人。(2015年摄于万宁)



陈亚扁，黎族，1925年生，陵水祖关镇孝村人。2017年5月11日凌晨4时，陈亚扁因病离世。(2005年摄于陵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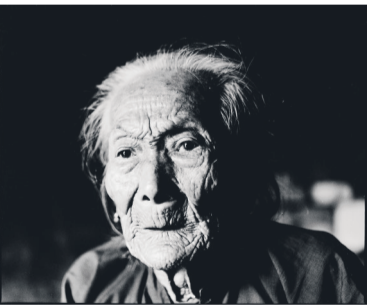
蔡美娥，汉族，1927年生，琼海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琼海)



林亚金，黎族，1924年出生于保亭南林乡什号村，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保亭)



符桂英，1919年3月出生，系澄迈福山镇美傲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临高)



林石姑，黎族，生于1920年，陵水光坡镇港坡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陵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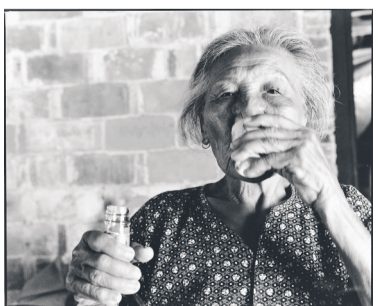
郑金女，1926年生，黎族，陵水祖关乡弄清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陵水)



卓天妹(左)，黎族，生于1926年，陵水祖关镇宿风村人。(2005年摄于陵水)



谭亚洞，黎族，生于1926年，保亭南林乡万如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保亭)



陈金美，汉族，生于1922年，临高新盈人。已去世。



林爱兰，1925年出生在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一个中医家庭。2015年12月去世。(2005年摄于临高)



杨亚榜，1920年生，黎族，保亭保城镇什曼村人。2006年6月去世(2005年摄于保亭)



邓玉民，苗族，1927年生，保亭响水镇什齐村人。已去世。(2005年摄于保亭)



刘文英，汉族，生于1920年，文昌市潭牛镇人。已去世。(2006年摄于琼海)



王志凤，汉族，1928年生，澄迈山口乡美万村人。(2005年摄于澄迈)